



謝 树 著

追击路上

ZHUIJILUSHANG



追击路上

2019.10.10 10:10:10

追 击 路 上

謝 樹 著

北 方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0年·哈尔滨

建 市 路 上

陶 柯 著

北 方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爾濱道里森林街14—6號)

地方国营建設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開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張4 • 字數87,000

1953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5,000

書號：0034

目 次

老炮弹的故事.....	1
黄大姐.....	14
牟文学.....	35
配尼西林.....	43
追击路上.....	53
超期服役.....	59
秀水河畔.....	72
打 槽.....	78
亲 人.....	88
金星筆的秘笈.....	105

老炮彈的故事

(一)

早晨，下過一場秋雨，天氣有些涼絲絲的了。部長指示我，趁這個星期天的功夫，趕快把直屬機關種的土豆“起”回來。

飯後，我把工作料理一下，準備到大車班去找老胡要車，忽然我想起前幾天老胡曾和我要幾本民歌、快板詩之類的書看，只是因為工作忙，還沒來得及找，於是，我便到圖書室去借。一路上，從借書使我聯想起老胡的許多事。

提起老胡，軍械部里是上下聞名的，很多後來的幹部大多數不知道他姓胡，只知道他叫“老炮彈”。老炮彈這綽號，有雙關的意思。他三十三歲參軍，二十年沒有離開部隊，“老”字就包括着年紀大和資歷深兩層。又因為他身材矮、壯實，圓鼓倫敦的象顆炮彈頭；而且，說實話，他的脾氣太大，遇上他不順心的事，不管你是老兒，總要頂撞幾句。這樣，大伙就給他起了這個再恰當也不過的綽號。

對於老炮彈，我是很熟悉的。大概是一九五二年，我剛調到部里當秘書，有一天早晨，我正起草一個緊急文件，推門進來一個人。

“小胡，給我開一個條子。”來人操着宏亮的陝北口音，親熱地對我說。我抬起頭來看，這人四十六七的年紀，臉上雖然有許多皺紋，卻精神奕奕，手里拿支長長的鞭杆站在我面前。

“噢……”当他發現我不是已調走的胡秘書時，就笑了笑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問：“你是新來的？”

“啊，你有什么事嗎？”我又低下头去拟文件。

“給我开个条子，我不会写字！”他把后一句话說得特別重，很象十分心安理得。

我又抬头看看他，心里有些不自在，順手拿过一張便条：“写什么？”

“收到谷草兩千斤……”

我照样写了，又問：“誰收到的？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鞭杆一頓說：“就写我，老炮彈。”

我放下筆，又气又笑，“老炮彈”这算什么称号呢？我一本正經地对他說：“同志，別开玩笑，我現在忙得很，沒功夫跟你……”

我的話還沒說完，他霍地从椅子上站起來，瞪着眼睛对我說：“甚么？軍械部里誰不知道我老炮彈！好，好，我用不着求你，有的是人給我写。”說着砰地把門一摔，走了。

我几乎被他气呆了，好一会子才把心情轉過來。打印完文件，我就去找刘助理員，跟他提意見。助理員一听，是老炮彈，先就笑了說：“这是个直腸子人，忠实的老革命，对于他，部首長也要讓一头的。”

我不以为然地說：“依老賣老，有啥出息！”

“不，他才不服老哩！”刘助理員說着就給我講了一段有关他不服老的事：

那还是一九四九年全國大陸解放以后，有一批老战士要复員。这年，老炮彈已經四十四歲了，部里決定讓他复員回家。我就去找老炮彈談話。

我來到大車班，看見老炮彈正在馬廄添草料。馬槽上拴

着兩匹馬，一匹菊花青，一匹雪里紅。看來，青的很調皮，連踢連咬地不讓紅的吃草。老炮彈一邊抖落料口袋，一邊吆喝：

“喂，安生點，混賬東西，有飯大家吃嘛！”

我在一旁听了，几乎笑出聲來：這話怎麼還能說給牲口听？可是菊花青听他一吆喝，却真的老实了。虽然吃着草还打响鼻，也不过是示威而已。

我走过去和老炮彈打招呼，老炮彈連忙放下料口袋，問：“協理員，要出車嗎？”

我說：“不，閑着來看看。”

他听了，臉上頓時露出得意的笑容，滿有兴致地領着我在馬廄轉，他指着那匹菊花青對我說：“這是一九四三年生的，如今六歲口了。油光水滑的，多精神，就是好耍脾氣，和他媽媽一樣，搞不好團結！”他說得那樣認真，我听了几乎又要笑。

他用手拍拍菊花青，擺弄着它那長長的鬃毛，忽然嘆了一口氣說：“提起它媽媽，那是好傢伙，能駝能拉，反掃蕩出了不少力。可惜呀，來東北的道上，跑的急，喝了几口冷水，炸肺了……”他又用手比了一個高度，指着菊花青說：“那時候他才這麼高，炮火連天的，好不容易喂養這麼大呢！”

於是，他又向我介紹那匹雪里紅：“這個小東西，仁義，干活賣力氣，能拉重載，就是吃料搶不上口，總得你照顧它。”接着又介紹大斑馬、小黑頭……。他的馬几乎都有名，而且他對每匹牲口的體性摸的很熟，一講就是一大套。我暗暗佩服他這養馬的本領。

在馬廄轉了一圈，我和他回到宿舍。開始我們扯了一些閑事，我問他家里有什麼人。

他說“一大家子，老婆孩子都有。”

我又問：“不想他們嗎？”

他笑了說：“过年过节想一想，过后就又忘了。”

說到这儿，我就有意識地和他講革命勝利了，一些老同志應該复員回家的道理。他听了也点头称是，說：“打了八年鬼子，三年老蔣，回家團圓團圓也是應該的。”

我听他這話有門道，就進一步說：“老胡啊，你对革命有功，可是你的年紀也不小了……”起先，他还是笑呵呵地听着，听到后一句，忽然轉过臉來怔怔地望着我，臉上沒了笑容。

我又說：“部首長常提起你來，他說如今革命勝利了，象你这样的老同志應該有个安插……”

我的下句話還沒出口，他劈頭就問：“還安插什么，我养馬就頂合適。”

我說：“当然，不过馬前馬后的，总是个辛苦工作……”

他把手一擺，又插上一句：“這話說远了，誰参加革命是为了來享福，协理員，你把話說明白了吧！”

我看了看他，以商量的口气說：“我們研究了一下，准备讓你复員。”

他一听，火了，頓時头上的青筋暴露：“不行，我不能离开我的馬！”

我半开玩笑地說：“你的老馬不是都死了嗎，你也該……”

誰知，这半句話竟冲了他的肺管子，他几乎是大喊着說：“死了，还有小馬呢，就是这些馬都死絕了，我也要跟到陰曹地府去！”

話，談僵了。我知道他那炮弹脾气，就沒再說下去。晚間，我到部長家去汇报，剛進門，就听部長語气温和地和誰談話：“人老了，总是要复員的。”

“不，四十几歲就服老，七十八十还能活嗎？”

我向里探头看看，老炮弹正固執地坐在部長斜对面，狼勁

地抽著小烟袋。部長冲我擺擺手，我會意地退了出去。

以後，老炮彈就留下了，一直到現在……

聽到這兒，我心平氣和了，我說：“過去胡秘書常幫他開收條嗎？”

劉協理員點頭說：“是啊，老炮彈就是沒文化，往後你多幫助他。”

我說：“幫他寫總不是個根本辦法，不如教他學。”

劉協理員笑着連連擺手說：“你別看他復員的時候不服老，可是一提學文化，卻把‘老’字招牌拍了出來。”

(二)

俗話說得好：人不可貌相，水不可斗量。看人，不能看死了，就拿老炮彈來說，雖然一提學文化就搬“老”字招牌，可是在一九五三年文化大進軍中，卻改變了面貌。

當時，大車班的同志幾乎全是文盲，他們自編一個組，我和王教員住在那裡，領導他們學習。在研究學習編組時，王教員主張讓老炮彈當組長，他的理由是：“大車班除了老炮彈，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壯年，老炮彈一带头，大伙的情緒保准高。”

我听了搖頭說：“怕辦不到。”

王教員問：“為什麼？”

我壓低聲音向他解釋說：“你新來，還不大摸底，第一，他最不愿担責任，上次部里提他當管理員，好說歹說总算到了任，可是沒干上三天，又自動把行李卷搬回大車班；第二，他一學文化就頭痛，是部里的头号空白點。”

王教員說：“現在全軍文化大進軍，他再不學，可真够落后的了。”

我連忙向他使個眼色，向外屋望了望說：“這話可不能讓

他听見，他那脾气沾火就着。”

王教員吐吐舌头，笑着說：“先这么定下吧，等今儿你去动員动員他。”

王教員的話音未落，老炮彈叨着小烟袋，慢悠悠地走进屋來。

王教員冲我挤挤眼，我站起來把名冊拿到他跟前，說：“老胡啊，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。”

老炮彈白了我一眼，吧地把一鍋烟灰磕掉，佯佯不睬地說：“我懂个啥子！”

我还当他是开玩笑呢，就进一步說：“我們研究了，准备讓你当學習組長。”

老炮彈把腦袋一梗楞說：“我干不了！”說着就去取籠头。

我看他把这事全沒放在心上，就說：“若不算了吧，你能学好就行啦。”

老炮彈用鼻子哼了一声，說：“头痛，我才不学哩！”

我有些摸不清他的來路，一时站在那里不能再講話。王教員看我很窘迫，湊过来解圍說：“学还是要学的，文化大进軍嘛，你不能落后呀！”

老炮彈听了，使勁把手里的籠头往地下一摔說：“誰落后？你才吃了几碗小米就教訓人！”

王教員也怔住了。老炮彈又把籠头拾起來，这回是三脚兩步地冲了出去。我倆望着他的背影，丈二的和尚摸不清头脑，不禁尷尬地笑了起來。

过午，我把編組的情况向协理員作了汇报。协理員說：“先闊一闊他，过兩天他自个就能轉过勁儿來。”

正式學習开始了，那时学的是速成識字法。一上課先唱歌，啓發情緒。果不然，每当高低不一的歌声从宿舍傳出來时，

老炮彈就有些坐不穩、站不安地在窗前走動，有時還往屋里瞧一瞧。臨到教拼音，他就搬個小板凳坐在外屋，不是修理籠頭就是修套包，眼睛耳朵卻往屋里使勁。下了課，他又吧達着烟袋，若无其事地走了。

如此過了三天，我和王教員核計，應該跟老炮彈談一談，否則拉的太遠就跟不上了。王教員也同意。可是怎麼談呢？我倆正在打主意，小趙鬼頭鬼腦地跑進來，對我倆說：“這可是新聞哪！”

我說：“啥事，這樣大驚小怪的？”

小趙向外屋看了看，压低聲音說：“咱們明着學，老班長暗里使勁哪！”

“噢！”我一听，心中大喜，忙追問：“倒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小趙說：“昨天半夜里我去解手，回來到馬棚看看大班馬的傷腿。一進門就影影綽綽地听得有人念ㄅㄆㄇㄏ，我尋思：誰這麼積極，半夜三更地躲到馬棚里來學習？我順着燈亮仔細一瞧，你猜是誰？原來是老班長……”

“好，我馬上就去找他。”沒等小趙說完，我就沖出門去。

我到各處找了一遍，不見老炮彈，最後在稻草垛底下找到了他。他和劉寶慶并肩坐着，劉寶慶愁眉苦臉地听他講話。就听老炮彈帶着訓斥的口吻說：“我看你一点也不笨，吃飯往嘴裏填，咋不塞到鼻子里去，要知道用腦子嘛！比方說，這念ㄅ，玻璃的玻，忘了看看窗戶不就想起來啦。這念ㄆ，潑水的潑，你早晨洗完臉，不得把水潑了嗎，這念ㄆ……”他想了想說：

“對，摸魚的摸，你小時候沒到河套里摸過魚……”

听到這里，我禁不住喊了一句：“好一個老教員！”

老炮彈回頭看見是我，站起來拍拍屁股就要走。我連忙攔住他說：“老胡啊，你學的不錯啊。”

老炮彈沉着臉悻悻地說：“哼！头号空白点，我还能学好？”

我一听，刷地紅了臉，心想：怪不得呢，原來我們的談話讓他听去了。我鄭重其事地對他說：“我先給你道个歉，底下的話到屋里說。”說着拉了他就走。誰知，老炮彈反倒不好意思了，边走边說：“道啥歉，学文化是好事，我又沒長一顆青石板的腦袋。”

回到屋里，我又当着王教員的面，正式向他作了檢討，他吧达着小烟袋，好一会子沒有說話。等我把話說完，他才慢吞吞地插了一句：“別看我老，可就窩火誰說我落后！”

我听了，看看王教員，他正抿着嘴笑哩。

老炮彈正式当上了學習組長。在教完速成識字以后，我因为工作忙，又調回部里。以后，对他的學習情况就不太了解了，偶尔打听打听，知道他在初小班學習得很好，能看書写信了。

有一次，我到新華書店去買書，看見有几本写得很好的通俗小說，就順便買了兩本，准备送給老炮彈，鼓励鼓励他的學習情緒。

过了一天，趁午休的功夫，我到大車班去找他。大車班院里散放着許多谷草，飼養員們正在傳堆。我問老炮彈在不在家，有人說在屋里。

來到屋里，老炮彈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前写什么。我悄悄脚地走过去一看，原來是写收条。他把一支使得禿禿的鉛筆往嘴里沾了沾，在收条的后面整齊地写了“胡繼群”三个字。写完，拿在手里端詳一陣，而后又掏出名章，按在紙上。

看了他这認真的神态，不由使我想起他第一次讓我写收条的情形，我在背后說：“老胡啊，这回你再不用求人啦！”

他回过头來，見是我，笑嘻嘻地站起來說：“寫不好哇，手比杠子還硬。”

他讓我坐下，又忙着去倒茶。我把書遞給他說：“聽說你學的不錯，我買了兩本書送給你看。”

他看着書，一時手足無措地望着我說：“這……哎，你還不知道，我已經不學了！”

我驚訝地問：“為什麼？”

他摸着下巴底下那稀疏的胡須，微笑着說：“工作太緊，黑天白天出車，倒不過班來。再說，有個初小程度，能寫信，開收條就滿足了。”

(三)

然而，老炮彈終究并未滿足。

一九五八年全國全軍的文化革命高潮掀起之後，老炮彈又上了高小班。這個班的教員全是兼職的，我擔任的是語文教員。

這天，上第一課，我剛走進教室，就聽見一聲响亮的口令——立正，我一看，哦，原來是老炮彈。想不到啊，他又當上了班長。

下了課，他幫我擦黑板，拿粉筆盒，而後和我一同走出教室。

我倆并肩走了幾步，我繞着彎子問：“工作忙嗎？”他連忙答話說：“忙得很哪，部里建了幾座小高爐，成天運礦石。”

我打趣地說：“礦石不能扯你的後腿呀？”

他听了，呵呵呵地笑起來說：“不能！這回徹底解放了！”

我埋怨他說：“你若不半途而廢，現在不上中學了？”

他搖晃着腦袋，好象很有感觸地說：“陳皇曆，翻不得了。

那时候跟现在可不一样。过去，我总觉着老了，算了吧，有啥学头。可是，文化大进军一来，我就沉不住气了，我指着鼻子问自己：老炮弹哪，你革命半辈子，没立下功劳，可也没落后过，这回就看你的了！一鼓劲，我学完了初小。后来，我又想：够用就行啦，也不去考状元。嗨！现在又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……”他把手一摆，作了一个断然的表示，忽然改口问我：“你能给我找两本快板诗这样的小书看吗？”

我说：“能啊，你想学写诗？”

他连忙摇头说：“哪里，闲着看看罢了。”

这就是老炮弹找我借书的前前后后。

我在图书室借了一本战士快板诗集，和一本陕北民歌选，到大车班宿舍去找他。

老炮弹不在宿舍，我又到马厩去。刚到门口，就听老炮弹哼着信天游的调子，悠然自得地唱：

第一次我到你家你不在，

你妈妈説去挖苦菜；

第二次我到你家你还不在，

你妈妈给了我两锅盖。

.....

我一脚迈进去，老炮弹正在给那匹菊花青马刷洗。他看见我拿着书，停住唱，咧开嘴笑着说：“这就完。菊花青快要下驹了，先给它洗个澡。”说着，又低下头去迅速地刷马蹄子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那细心的样子，不由想起了刘协理员说过的事，心想：难怪他离不开大车班。

刷完马，他把书接过去，一边翻着一边笑，自言自语说：

“老了，老了，还想搞这一套。”他又问我：“你多会有功夫，给我讲讲怎么写诗歌吧。”

我奇怪地問：“你不是閑着看看嗎，咋又想起學啦？”

他搔着頭皮，好象无可奈何地說：“逼到頭上啦！”

我更加不明白：“你这葫蘆里賣的什麼葯？”

他干笑了几聲，說：“往后再告訴你！”

我知道他這人有話想說，攔不住；不想說，也逼不出來，就把要車的事和他談了，并約好下次來的日期。

老炮彈給我出了個難題，逼着我多看了好幾本書。這天晚飯後，我按約定的時間去找他。照例，他又不在宿舍，他的桌子上放着半杯茶，還在冒熱氣，好象剛出去的樣子。

我坐下來等他，發現桌上有一篇未写完的快板詩。詩是這樣寫的：

你的胆不小

敢來下戰表

提的不具體

我再添幾條

我不由的想着：嘿！真不簡單哪！會寫詩啦！可是我還不明白這是誰和他下戰表呢！

正在我胡猜亂想的時候，老炮彈進來了。

他搓着手，點着腦袋走近我，眉開眼笑的對我說：“菊花青就要下駒子啦！”

“噢，下駒子！”我也被他那愉快的情緒感染了。

他為我倒了一杯茶，發現我手里拿着他的詩，笑着問：“你看這象個樣子嗎？”

我忙點頭說：“很好！”

他倒不好意思地笑起來了。

可是誰給他下的戰表？他又要給誰再添幾條？還是弄不清楚，我便問他：“這是給誰寫的呀？”

他沒有馬上回答我，從抽屜里取出一封書信來，遞給我說：“你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我打開信來看，上面寫道：

父親大人：

你來的信收到了。家里生活很好，你別惦念，福生，順生都在小學念書，常得五分。承業到縣里開水利會，還沒回來。我和媽媽在家，白天在公社勞動，晚上回來上夜校。媽學文化很積極，能認六七百字了，全社詩歌比賽，媽還編了三首。媽說：文化革命，老年人也不能落后，她還要跟你比賽哩！這就是媽用快板給你編的挑戰書：

人老心不老
文化要學好
白天養雞鴨
下晚上夜校
治好睜眼睛
摘掉文盲帽
編首快板詩
跟你把戰挑

.....

看到这里，我不禁連聲稱贊說：“寫得好！寫得好！”

老炮彈笑盈盈地裝上一袋煙，猛吸兩口說：“這就叫：牛馬不走，鞭子趕，人要不學呢，形勢趕。承業他娘也來‘將’我的軍了！”

我笑了說：“全國都在搞文化革命，勞動人民的辛勤足哇！”

他听了，連連點頭，語意深長地說：“是啊，人總要往前看，